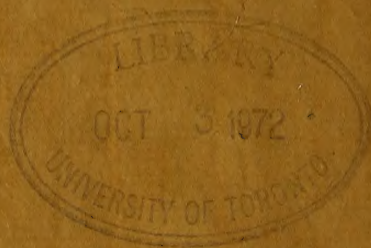


汾州府志
下



DS
793
S32F454
1771
v. 15

册 15
卷 31-32

汾州府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七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魏禧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明王文成爲
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不
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遇事敢言特其錯置之方天下
大畧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
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
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
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事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已

居其位於形迹不無嫌疑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當出一二言爲拯回覆何至謂其不知廉耻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旣多鄙夷不屑之辭而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廟極言噫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

固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侍從。尙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之釁哉。然則公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

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人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患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列爲

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狼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甚

開除荒地絕丁碑記

高普

士大夫出而霖雨桑梓事足千古至匹夫
請命如王氏子家棟者亦可尙已彼其貧而急公髮短
心長念土滿丁殘數世之患也慨然告免不憚其勞然

一手不能舉鴻鼎，一臂不能支大車，爰謀諸鄉大夫，烏臺王公存予，協憲王公若等，咸可其請，以爲大有造於寧也。於是兩臺陳乞之役，蒙移文諷縣，邑侯喜曰：民旣利矣，余必與焉。據實上狀，兩公遂激切爲詞，亟達藩司使者。王子悉自儲資斧，呼籲再三兩月，始允其事，得免荒閑地糧四千五百一十七石二斗六升，絕丁差銀二千三百三十四兩二錢八分九釐，祇存成熟地糧六千九十八石五升四合。見在丁銀六百八十四兩七錢一分一釐。百姓莫不徧爲爾德。曰：仁人之爲利溥也。陳利害，藝貢事，罔不咸賴。君子於是善編人之義，柰吏胥

掣肘非存予。廕子諱瑄者。倡義出金。鮮兒有濟。則一公
幹旋之力。公子慷慨之誠。與王氏子請命之勞。足稱三
不朽焉。自今伊始。于垣作堵。邦族復也。特乃錢鏹。三事
職也。量入修賦。追呼息也。終善且有。小休汔也。不至歌
碩鼠而賦鴻雁。嗟繇葛而悲萇楚。足以爲邑基矣。古云。
作法于涼。其敝猶貪。惟後之長人。思其始而成其終。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克寬克仁。從容以和。原隰有不
畷與。總秸有不供與。生齒有不登與。又何汙萊不日墾。
戶口不日繁殷乎。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無負
朝廷草昧建侯。陰隲下民之意。里人士勒石以志。所以

報也。俾後人垂之，永矢無諼云。

董生修文廟記

李如模

邑之文廟，自渭南史公整修後，歷數十載，無繼其役。棟宇摧殘，丹雘脫落。紳士朔望瞻拜，雖莫不欲獻興歎，而未聞有更新之創。獨邑庠董生爾型，謂我既翱翔禮樂之林，沐浴文明之化，坐視宮牆頽廢，心何以安。既鮮衆志，我獨任之。積二十年力，亦可以竣。雖曠日持久，終勝道旁之築也。於是鳩工度材，殿廡堂階，暨神庫神厨之屬，靡不次第以舉。無何，天不永年，未及觀成而卒。厥子正紳善繼，乃志不避寒暑，朝夕踵修。星霜凡屢易，而後

規制大備。賁飾煥然矣。是役也。經始於崇正辛未。至國朝順治丙申。而工方訖。歲踰兩紀。時更兩朝。人經兩世。其辛勞不爲不久。苟非貫以誠心。烏能不中輟邪。夫明季自思陵卽位以來。無歲不用兵。天下騷動。流寇所過。城邑爲墟。生其際者。皆謀苟全之不暇。而董生父子獨以文教爲重。作述相承。修於舉世不能修之時。迨

聖朝定鼎。我邑學校。獨不煩當事振興。而鐘鼓豆籩。無不完具。其功豈不大哉。余蒞任以來。嘗贊歎之。茲邑人咸謂不忍沒其美。請記之以垂不朽。余雖不文。何敢辭。抑聞董生篤行君子。鄉黨無不奉爲楷模。獨惜早逝。不

得一見之。而三子俱已列膠牆。好學能文。正紳其長君也。同時董役。若王君建極。傅君商霖。羅君徽聲。馬君先登。桑君日扶。侯君來貢等。咸著勞勩。於法得書。

修建故縣橋記

周士章

距縣東五里許。爲故縣趾。村河一道。秋至。山水怒發。沿隄衝沒。道路爲之梗。歷有年所矣。石邑疊經兵燹。遺黎力農不贍。牧斯土者。欲爲勸興。良不易。余承乏逾載。惟與斯民休息。重念環境曠土。一帶童山。教民樹植。鳩葺津梁。誠爲本願。值入夏。越四閱月。亢暘不雨。石髮就枯。遑念泣東海之波。是致肥蠶乎。有縣民賈。英賈自秀。

退甘疏食本分自守相村河水勢殺修建石橋一座殆亦民之良也是爲記

修李姑岩記

梁鍾豫

綿上之岩有名李姑者相傳唐太宗妹入山禮佛至此結廬焚修有年卒登覺岸後人卽其廬肖像祀之考唐書高祖十九女皆先後下嫁無出家者惟睿宗女玉真公主始度爲道士號上清元都大洞三景師後多繼其風終唐世凡十二人未聞有爲比丘尼者李姑果太宗妹邪仙邪佛邪皆未敢信顧斯岩自昔至今率皆黃冠奉香火則李姑疑爲道家近是甲申之歲邑境遭闖寇

肆掠余避兵入綿上得遊斯岩鍊師王某款留信宿問黃庭論真誥娓娓有元旨而道宇雜樹交蔭雲垂烟接披拂清芬令人坐卧忘返岩之最上層則李姑像在焉瞻拜仙儀飄飄出塵世狀匠手亦巧於繪哉下覽衆峯如萬點蒼翠呼吸之際可通帝座矣自辭鍊師歸後未能再至己丑之秋斯岩遭餘孽蹂躪而鍊師亦厭世去其徒微興慮道宇之漸及荒榛也亟告邑人士捐金以助於是取材於山陶土爲瓦舉廢易新工始於順治庚子暮春之九日凡十旬而竣微興走告於余願爲記余曰天下事佛禮仙之地不過榜之曰寺曰觀而此獨以

李姑棲息之岩。卽名之曰岩。蓋岩以李姑顯。而洞宮亦可以岩稱也。抑聞之山之石窟曰岩。又殿旁高廡曰岩。意者李姑生則修真。岩穴死則得侍通明。殿頭如上元夫人邪。姑不具詞。惟綿山爲吾邑勝地。而斯岩又爲綿山勝地。至今憶舊遊。心嘗戀戀。愧予已濫竽雁塔。勢不能不爲風塵俗吏。宦海蒼茫。望之不可涯涘。苟得早賦遂初。重遊勝地。則如出火坑中。登蓬萊仙島。豈不大快哉。因記斯岩之修。而誌余異日之志。

邑侯莊公建修城樓碑記

曹席珍

國家襲夏殷。奠神臬於析木之次。寄肘腋於并肆。鍵關

梁於西河故自寧鴈以南右轉而濱於上郡雖邊腹不同或稱極要或稱次衝咸禁暴禦亂之凜焉臨邑孤懸兩河當新城五原之孔道爲全汾肩髀驗徃占來蓋亦西北之重地也由懷廟以迄今甫歷三紀而數見攻圍一則始於援遼之叛將介甲投門一則起於圍綏之草竊蹈瑕抵間一則鄰寧之士弁勾絡交寇一則秦中之廢帥遙應平賊數者禍亂不等或得則殲其醜或失則毀其郭總倚此戍陴墻戶塗隙效死嬰守之重地焉然當時慮先庚甲內外暇備內則方面之中有巨樓耳臺之上有箭櫓雉堞之口有掘蔽分甲之地有汎鋪下至

弓刀砲石。籌箭更燈。咸殷殷秩秩焉。外則城麓之下。有
卻月。重濠之外。有品坎。南北之繚。有虹隄。隱短伏垣。跳
盪賭截。風鶴一傳。扶攜如歸。自勝國以來。湮廢積久。前
蹟泯然。且南北兩臺。包絡孤角。最爲險闊。壬申之歲。禍
本所發。至今尙談虎而色變也。然朝斯夕斯者。慶禍未
及。煦煦相樂。不思事變無常。焚棟之或及已也。幸莊公
以吳世族。巍科試鮮山邑。數年之內。政通人和。其補偏
救弊。如市水田。以濟殘里。賂工食。以給閭役。厚衣粥。以
贍獄囚。種種嘉績。悉出已資。茲歲在辛酉。季夏。周視城
垣。進蓮幕王公。暨弟子員張生郭生趙崔白生而告之。

曰臨邑盤踞萬山介呂梁岢嵐其氛甚惡今城之苦窳若此是豈勇夫重關擊柝禦暴之義乎爰出俸金倣劉晏理財必用士人之意屬諸弟子董治之遂率義士高標等朝夕拮据庀材飭匠課日督工復恐糜費鎔銖將各匠口食輪流而犒勞之於是費省功倍不日告成復於文昌舊趾建治臺閣暨塗茨仍勤其丹雘迤廓遙望雲隱輦飛宛然西偏一重地也然前此非無民牧一病其誕金而好入一病其剗刻而不恤公列軍紀等獎絲毫不入公私有事輒措自己手如此良有司今天下能有幾人哉能有幾人哉

唐郭君碑跋 朱彝尊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君祠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剥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爲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于乾封二年中有云輝霜鋏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宏基所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里氏東周時卽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釋碑辭與五代史傳畧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賢侯莊公買水田恤東白都記

崔景輝

臨僻處晉西陵阜縱橫土田嶢峩舊十七里內東白一里丁戶稀疏田半濱山啟正間計厥亡失登鬼錄者十

之六載司民者士之四。糞糞遺黎。鵠面鳩形。真賈師鄭
繪所難悉。夫以四甲丁。輸十甲賦。剝肉補瘡。日復一日。
勢必至瘠者困。肥者亦困。究也瘠者瘠。肥者亦瘠。不至
於流亡載道不止。雖有智者。難爲善後策。幸我邑侯莊
公來蒞茲土。三載有餘。每念東白籌所以拯溺救焚者。
乃集邑中鄉先生暨厥士暨父老子弟。令各抒一見。俾
公私兩宜。柰言人人殊。鮮定衡。公曰。與其目前莫若百
世。與其損下莫若損上。惟有捐俸市田以給贍戶一法。
令公私兩宜。無出此右者。於是相田之可水者得三十
畝。有奇。其值百有二十。計畷四金。底秋地租多寡若干。

視賂之上中下而差等焉。噫嘻。若公者。買犢買牛者乎。其見佳禾麥乃笑者乎。其璽書勉勵增秩賜金者乎。將拭目以俟之。

于清端公墓誌銘

熊賜履撰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于官。卒之日。金陵人爲之巷哭。相率炳香燈祭于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訃聞于朝。天子

大震悼。給與恩卹。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櫬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予。予謂公之清德令望。卽海內孰不知之。而予又辱公之臨。彌文與

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山西永寧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卽嘖笑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喫辛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爲學務敦實行。不屑屑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韙之。順治丙申。公年四十五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迷天。豺虎晝行于市。人頗爲公難其行。公曰。君命

也獨不聞義不辭險邪遂跨蹇驢從二三僮僕之任至則滿目荒煙野狼咆哮而已公坐卧一茅廨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啼猿饑猩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屨出郭省農事衝煙觸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獍雜椎髻之子且漸知所禮義矣報最遷四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荆岳國家以江漢爲巖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蘄麻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一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

寇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爲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
公曰黃爲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背也無東山則無
黃無黃則無襄漢卽江以北危矣天下事尙忍言哉於
是躬擐甲胄鼓率義勇直搗賊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礮
火燎鬚不爲動士卒爭先血戰陣斬士榮等降其餘衆
東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馬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
晉本省左轄時閩海方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
日會計八郡正供及江浙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
以濟饋饌仍爬梳鱗比鈎稽出納剔革飛詭破冒那墊
諸弊盡斥羨餘若干兩還民間官吏不得名一錢軍民

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空門老衲卽親友贈遺惟
欖果蒲葵而已僚屬爲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
布衣蔬食纔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享事亦不知
饋遺交際欲何爲計俸入自給有餘要何用聞者歎服
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天子固久知公見公

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字特晉內臺
副憲巡撫畿輔畿輔固帝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

黠者假投充侵奪民田勢豪恣爲囊橐以取奸利所在
盜賊縱橫充斥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人旗莊頭尤多
不受理卽民間有訟莊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莫

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莊頭者，屯莊之頭目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伯哉？若雖悍，獨不畏三尺邪？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鋤豪強，嚴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不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違立置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人惴慄，無敢有干功令者。而盜以息，民以安。滹沱易水之間，洋洋乎頌聲作矣。

天子聞之，咨嗟歎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之耳。寧憂百姓哉？庚申春二月，召至行在，溫綸獎慰，錫予更蕃。

御製詩篇，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定。

天子念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羣吏公聞命感激涕零曰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六代之餘習尙浮靡奸弊牢不可破今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

公簡命則亦駭汗股慄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尙如此裝飾邪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號公者也無何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卽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騶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卧不能出戶者長干朱雀兩花桃葉舊時歌舞遊樂之地一旦闐寂如僧舍奸人猾者挈妻帑烏獸竄蓋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改觀

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畧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私
革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間兩江數千里
駸駸乎丕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爭構爲飛語
以撼公公畧不爲意笑曰直道在人爾彼叟叟者惡足
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命公襍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
旋治所偶患嘔吐不食數日而卒時康熙甲子四月十
八日也公之清操姱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覩
記者數事述之黃州有巨盜一夥漏網且數載矣百方
緝之不可得公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嘗匿聚深山古廟
乃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

盜見而餉之。公故稱病。遂卧病門內。已語盜渠。願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髯因綽號鬍子。與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爲行劫狀。公度再不可久。遂如廁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盡縛之。盜覓楊二鬍子不得。則意公且遁矣。捕役械諸盜至公治所。盜問役曰。拿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于二府。及進見。則廟中行乞入夥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爲公所策。叩頭伏罪無異辭。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而飲我。胡爲者。公笑曰。汝等自作不善。罹于法網。我不能代爲之寬。念廟中一

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聊識故人意爾言已復笑曰
又泣卽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讞已成矣第不忍見汝
曹之羣卽于戮且以株連我良善爲也命舉棺若干具
至並活埋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
服公之神羣呼公爲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
瀕行僅襪破一囊朝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蘿蔔數石
舉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也
載之且可以壓船旣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
已其赴任江寧也僱騾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各袖制
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在制府兩轂餘日食粗糲

一盂粥糜一匙脩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榆樹葉啖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疏苧布爲帳不能避蚊諸于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脫亦不敢揮扇冬則皆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公者卽皆指目以爲公兒女牀第閒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藝語亦或大呼于青天子青天子云而公之歿也予以一瓣香哭公于喪次仰瞻几筵惟青

燈布幔冷落菜羹而已問其篋笥則敝衣破靴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如此嗚呼予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爲刻覈以納于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徃徃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畧無矯強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歎公爲真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爲不誣也公倅黃時予卽耳公名屢爲言于朝士故公亦以予爲知己初至金陵卽乘篋輿過予廬坐雙梧下握手欵語論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難行爲

憂予曰公而亦慮此也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餘常枉過予而予常常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興甚索頗有請告之志一日訪予于清涼精舍相對欵欵者久之其中隱然若重有憂者予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邪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握手而別然公歿公友人鄭君某爲予言公近有所忤于時貴寔陰中之公懼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予聞之太息泣下以謂公之精忠獲上而猶遭迴谿且有如此至餘有志者又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邪然觀上之

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主知者良有素而聖朝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問之也嗚呼公亦可以自慰于九原矣公生于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子廷翼貢生廷勵廷元並諸生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易名曰清端於法皆宜銘銘曰嗚呼噫嘻爲施中之芝爲驚中之騏驎之益蕤繼之益馳物理旣如斯天道其易知噫嘻廉不可爲也而可爲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復鸞鷺泉水利記

王埴

狐岐之鸞鷺泉自宋文潞公分濬三河溉農田數十村

其利甚溥。厥後豪強侵奪。東河據上流而獨行。尙無爭擾。而中西兩河同源分派。弊有不可勝言者。萬歷間。一經於一魁王公之釐正。再經於記事史公之均平。計立地程。挨次輪灌。設水老人。渠長。給與印信簿籍。分時刻以澆地。始於三月之三日。終於八月之一日。舊規載在邑乘。勒諸碑記。無容紊亂者也。迨順治年間。法久弊生。屢興訟端。不能卽止。今其雨澤愆期。農民急資灌溉。聚訟愈多。中西兩河之民。謂石桐人以圪搭水相混。有使中霸西。使西霸中之弊。石桐村謂西河人以五分作一刻。紊亂舊規。互相攻訐。余曰。五分作一刻。私增水利。

大不可宜卽禁止而水各有地地各有主何自而有圯搭之稱此弊不除尤爲霸水根由下流受害之源何以息訟而安民乃召水老人而問之對曰石桐應得西河水六分大約於七十日之內用九程十一時石桐應得中河水四分大約於四十五日之內用四程五時二刻三分五釐合中西兩河之水共十四程四時一刻三分予又思石桐中河水於四十五日之內計水五十三時二刻三分五釐則西河七十日之內自應得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五毫然兩河分水多寡不齊因使石桐人於七十日內用西河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

五毫用中河水七十九時七刻五分二釐五毫再補以
四六折算之水借中河二十三時三刻四分八釐五毫
此外中河入又貼石桐放程水七刻四分以上石桐入
各河共應用百四時四刻一釐此四六折算兩河並行
之法也於石桐西河九程十一時中河四程五時二刻
三分五釐之原額毫無增減西河借中河時辰亦用四
六折算法還中河六分水十四時四刻五分九釐外浸
河水一時如此通變則兩河之原額不增不減下流之
憤氣可平又何受使中河西使西霸中之害哉此法與
父老幾經籌畫猶恐未與情因并召石桐士庶暨各

渠長共酌可否咸以爲公余曰衆旣稱公則情可平法可久石桐與中西兩河之民可以各按程灌地上河永不能浸奪下河矣至輪水牌舊例起於三月三日止於八月一日夫八月田禾尙資灌溉何可輒停使水有遺利致起爭端今更酌定至九月寒露後方止輪牌此均水息訟之微意也較之王史二公之法雖稍爲更張然民家水程原額仍無增損何妨通變於其間尤恐時移勢異日久生奸因命工鑄石樹碑於治之儀門垂爲定例俾後人不得紛更焉

修城隍廟記

顧崧

寧鄉處萬山中地僻瘠民貧城內外耕山爲田峯均嶺側人牛却立千仞上種黍稷麥荳雖耕雲鋤月似別有天地而吾民亦甚勞勩矣田無水灌溉天不雨立稿雨稍溢又下溜沙土和谷種且漂沒爲之天者不亦難乎是故歲多饑一切迎神報賽之典俱闕焉不講維城隍尊神固寧民之主與縣令同守茲土而香火稀少司廟者僅一人時逸去官捕之乃來予朔望禮神畢顧瞻廟宇牆壁傾頽梁柱朽敗幾不克蔽風雨何以妥吾神而稱斯職守爰謀之紳士父老作修葺計紳士父老爲予言歲饑不暇予告之曰周禮救荒之政不廢興作饑民

無食。今修葺神廟，俾其出力以博糊口。廟既成，民又得食。范文正、蘇文忠皆行之，奚不可乎？衆唯唯，然不肯施一錢。予權借官穀數十石，庀物料，賦工食，擇老成人董厥事。閱三月，報竣。大門正殿、寢宮、左右廊廡，皆整理堅固，不得壞。此康熙三十六年冬事也。予卽於次年春去官。丹蘄塗墍諸事，則尙有待焉。嗚呼！邑之水旱雨雹，神實司之。余薄德無以召神，庥累吾民，災侵頻仍，流亡載道。其放棄固宜，然亦未必非吾民不積善、不敬明神之過也。自今以後，廟貌巋然，犧牲粢盛必潔，齋明其心，志洗濯其褊私，用邀惠於神，使歲功有成，疫厲不作，相與

含哺鼓腹優遊山中而共沐
聖天子昇平之化者
此皆神之靈後令之力也於我乎何有

永寧州開礦詳文

謝汝霖

開採病民得不償失況礦徒易聚難散小則爭掠大則
嘯聚關係地方不小我
皇上連歲蠲免數十萬之
錢糧欲四海富贍至於開採之議屢格不行
聖慮

誠周詳也有內務府商人王綱明者因欠鉛斤得擅礦
利詐言節省實恣花銷若伊果能節省何至積欠纍纍
即使歲進萬金奚裨耕桑正賦乃盡趨遊手獷悍之徒
散布晉楚深山之中雖今昇平日久保無意外之慮邪

明季科臣上言。自萬歷二十五年十月開採。至三十六年。費過三萬餘金。得礦銀二萬八千五百。此開礦無利可知也。礦旣無利。旋而散砂。砂有盈縮。旋而均派。民情愁抑。謂槌鑿入山者十二年。虎狼出柙者半天下。此開礦病民可知也。往事昭然。足爲殷鑒。今開採旣寬。費用難省。分肥人衆。礦利自微。初則冒領庫銀。繼必誘傾人產。節省未知何日。將來虧欠更多。但患之在事後者。卑州不敢妄陳。患之在目前者。卑州豈能緘默。茲有王允治、劉承基、王恕等到州。皆王綱明之商夥也。呈稱州屬骨脊山之黃帝廟、卧羊山等處。有礦可採。人馬赫奕。繹

騷徃來骨脊山卽古呂梁地接交城綿跨數縣高山大
林積賊盤踞今交山之寇焰甫息呂梁之白骨猶橫新
設營盤駐兵防守名靖安營此易亂難靖之區也礦商
網利三晉何惜留此寸土以慰甫靖之遺民乃必求礦
於舊賊之巢聚衆於營盤之內騷擾防兵驚逐殘黎就
使十倍礦利尙且不可況未必有利乎伊謂開礦係奉
旨之事卑州奉職撫民亦係奉旨之事但礦商志在營

利卑州職在靖民事各不同勢難共處礦商來則卑州
必去毋滋亂萌階爲晉禍卽加卑州以阻撓國課之

罪亦所不辭

遊麓臺山記

劉嶠

自過嶺越上店以東北。皆曰麓臺。入由蘇家莊。越三嶺。或升。或沉。或騎。或步。十餘里。最高阜曰田家泊。風漸多。峯迴路轉。又上五里。卽麓臺中峯。日在城中。所望見山。至此皆西北俯視。而東南萬山重叠如踞。下一澗東北去。割麓臺不與東南山連。山無林木。草色滿天。滴翠襲人襟袖。衆壑參差千岩一色。幾欲目眩。山根石紫黑色。如壁立。頂上方石平置。纍纍如九層臺。麓臺得名。或以此。峯東偏因石坪起廟六楹。前樹松一。後二。中祀神名潤濟侯。碑云。王允姪王浚。化於此山。語多誕。按祁縣志。

云浚允子仕魏官太尉封南鄉侯誅司馬氏不果死之鄉人竊葬於麓臺立廟祀之并祀其母與妹後人禱雨輒應然則廟以報忠臣忠魂爲茲山主理可信無疑者供案下卽龍洞如井深不可測中多橫石齒撇捩不得下洞口但時時作風雨聲寒冽逼人山高風猛小憩卽下山之陰嬰溪出焉東北流入深壑及出山由東崖岡抵陰溝村石壁夾立水聲潺潺泄出卽志云晚照處也灌嬰廟在溪東二里名利潤侯廟亦以禱雨有應故也世傳嬰從高祖征陳豨駐軍於此故立廟祀之神貌巍我面紫黑怒目鬚髯皆張冠皮弁垂紳執笏右並祀其

夫人冠鳳冠衣宮衣嬰澗之名或以灌將軍故邪此行
僅得張中宿先生詩二首而麓臺夙願始償大抵山極
高藏萬壘中荒古岑寂遊人絕少謝康樂所謂昏旦變
氣候左太冲所謂荒途橫古今者是也時同遊之士爲
余門人梁敏梁淑張道遠楊之楨趙愛旭崖壩村霍振
乾則東道主人攜酒以從者丙戌四月二十六日記

與王誠亭先生書

劉岫

適從冀郭村來見慈相寺碑一大者約過丈餘題曰大
宋西河郡麓臺山聖俱寺碑銘并序慶歷六年書字體
端楷骨幹如鐵迎日視之光怪瑤璃惜下半爲雨激碎

失其姓名文字亦不完側北宋崇寧二年夥人題名草書如碗大側南上宋建中癸未題名下政和乙未題名字如北碑陰上文宋景祐二年吳郡張伯玉書下皇祐二年記沙門名約百餘乃知傳聞漢碑之誤也對立一小碑金明昌五年重修寺記安泰撰書中叙塔之由乃唐西極大士曰無名師肅宗詔至京因寂於京詔還山至宋慶歷其徒砌塔約高三十餘丈卽志所稱麓鏡臺又知舊名聖俱創始甚遠至金改名慈相而志曰慈祥不惟遺漏名跡并訛傳至此可歎也寺門外并立二碑西丞相張天覺無盡居士撰荆南玉泉山寺關將軍廟

記東爲僧衆塔記金泰和元年承務郎前汾州觀察判
官雲騎尉賜飛魚袋趙大端撰平遙主簿嚴坦書字八
分體寺東一破庵東牖下卧一石泰和二年南庄逸民
趙大端留題碧鮮堂云寒陰鑱碎暗僧軒玉立森森翠
滿前墜露修梢雲影濕破綳春筍綺文鮮雅宜冷映梅
溪月尤稱香浮茗竈煙清夜沉沉正成寐恍疑飛夢繞
淇川跋云杲公喜公種竹成叢因勝堂曰碧鮮門人介
山王某跋小楷書剥落不堪讀西牖下小碣上畫慈相
寺圖下聖水池記云水醫眼又名眼藥池池不復存字
亦剥落不完依希識金明昌元年麓臺老人數字總計

大小六碑皆當墨榻而寺荒涼止一僧作主其規模當
盛時直是一大叢林沙門不下二三百而大人先生過
平遙者必遊麓臺遊麓臺者必憩慈相寺如此等題詠
皆宋金兩朝人物又味趙大端言或似吾邑人爲汾州
判官而府志不載又不知麓臺老人爲誰非親到其地
僧不知入分書又不解何碑當榻何碑當鈔終不了了
也歸過棲真庵訪傳青主先生碑乃八分小篆更可怪
者陸狀元親筆一王山史徵君親筆一許時庵先生詩
一皆炳炳蔚蔚爲斯地增勝而道士乃云無古跡轉帖
之不能了事如此此事至重先生爲陝名人康孟老又

摻筆二美具矣。千載一時也。不一一搜剔。令古跡湮沒。于荒煙蔓草如慈和棲真寺。可不愴然邪。愚以節孝風俗地理水泉財賦問邑之賢士夫。任以採訪。至名勝之區。岫當力往探討。總之舊志疎畧殊甚。我輩今當慎之。先生裁度。如鄙言可採。卽遣墨刻匠二三人來。問應榻碑如何。

古栢圖詩跋

劉岫

吾友河南張潛谷嘗語中嶽漢栢云。爲孝武封禪時物。其奇其怪。其古其大。其蒼茫渾穆。實非人世所有。余亟欲一往觀之。而未能也。今春自燕山計偕歸。道出平遙。

適故人王誠亭先生作令於斯下車就訪酒酣話舊因及邑中名勝事先生曰茲地山高水深他無所得吾爲令數年自超峯麓臺外獨有胡邨萬年古栢暇日共晨夕耳遂遲余共賓朋往觀栢在古觀中觀卽以栢僊名周圍可二丈五尺許光怪陸離曲折縱橫岳岳茫茫人對之不敢迫視其西去一枝幾欲墜地前人以石柱擎之石入栢尺餘拔柱離地如龍之爪物者然石有字志之爲金泰和七年其傍南二柱一爲嘉靖三十年一則漫沒不知歲月矣徘徊俯仰遂擬栢梁臺體爲古栢行以附工部孔明廟作之末公亦解衣浮白謂座客曰此

栢數千年。不遇吾徒。幾空老荒邨矣。卽走筆爲歌。而吾友浙東陸子左臣自湖上來。方居公幕中。亦放歌成篇。以紀其勝。余唯公得栢以爲友。栢亦因公以得名。何其幸也。密縣白松不知幾千萬年。自歷下先生偕諸子詠之。且繪爲圖。以刻諸石。而上古仙靈。遂得與海內共覩。公亦胡弗爲此。古栢作皇甫玄晏。令石根銅柯。一著人間也哉。公曰。是吾志也。遂磨石一片。後圖前詩。刻而表之。仍以甃砌爲臺。以護栢。而立石其上焉。後之賢人君子。名公騷士。驅車行邁。過此邦者。或來訪勝探奇。與嵩陽三株。南北並稱。則公與栢。且同壽天壤矣。召伯之棠。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不是過也

修張蘭城記

劉爾聰

張蘭距邑東四十里爲孔道
聲相近故音變焉鎮向有城
考自明季流寇肆虐所過都
凡三四而卒不受瘡痍寔惟
海宇休養黎元數十年來于
間徃徃有夜扉不闔而
固城郭以衛封疆此非安不
我鎮城周五里屋舍鱗次不

三
知建自何時無碑刻可
爲墟我鎮之戒嚴者歲
城是賴今國家奠安
既息盜賊罔聞閭閻之
天子方下詔令天下完
危憂深慮遠之至意乎
萬家蓋藏者什之三商

賈復四方輻輳儼如大邑然環視四垣大半頽落於是
馬贊府德馨捐金首創里人翕然相率以助經始於丙
申春暮告竣於己亥孟秋鬻工凡九萬而盈費白金四
千有奇是役也上以慰求寧之意下以免守望之勞且
以徵吾鎮衆志成城親睦之古風在焉是不可以不記
余亦里人樂觀厥成且有馬贊府之屬因述其巔末以
壽諸貞珉凡以財輔以力相者並得列焉是爲記

邑侯方公重開利導渠碑記

李國祉

嘗思古聖王盡力於溝洫無日不以民生爲念必使斯
民享粒食而後安由此觀之水之係於民也豈淺鮮哉

然天時之不齊地勢之各異有汜濫於畎澮橫流於村落中者不能順其性而導之而民之受其害者徃徃而有茲李家莊數村逼處汾河康熙六十一年山水漲漫渠道壅塞凡此數村憫於昏墊者歷今三載莫可如何雍正元年十二月邑侯方公蒞任茲邑利無不興弊無不革念數村之水害尤切於民二年春率同官廣文胡公梁公少尹江公縣尉朱公嵩司劉公親履其地以豕一羊一禱於河伯祭畢餽餘召父老而飲食之開導勸諭至再至三度形勢申請於上李家莊村西開東西渠一道自秦璠西畔起東至李保瑞西畔止復開南

北渠一道自李保瑞地內起北至長畛東西大道止二渠各闊三丈八尺共計地二十八畹二分五釐所挑之渠道係衆姓之地多寡不均已經公議每畹價值四兩各照地畹之多寡收價有情願不受者另行鐫名開後其挑渠之夫役亦各照地畹均派至渠道錢糧公令地主開除糧數共計銀二兩四錢有奇捐俸完納永爲定例於是渠道乃成天潦則洩水歸河以免昏墊之憂旱則引水灌地不受旱魃之虐水患旣除農業可興一舉兩得孰非萬世之利乎而今而後數村之民世世子孫享其利於無窮卽沐公之德於無盡也事當告竣僉謀

勒石用誌不朽公諱士模字文治號樵舟江南歙縣人
辛卯科孝廉

修尊經閣記

李壽彭

文廟例有尊經閣所以藏典籍課經生由來遠矣介之
文廟舊在縣治之東元初縣尹閻公梅徙置城之東南
隅今其遺趾也厥後毀廡亭廡祠庫齋廚之屬俱以次
整齊而尊經閣獨缺焉未備明正德十年歷城趙公睿
來宰是邑乃於明倫堂後購民地一區創建之此有閣
之始也自是終明之季百餘年間雖復因時葺補而歷
年旣久風雨摧折岌岌就傾我朝鼎興整飭天下郡縣

學校以文太平於是邑中有重修之舉顧是閣工費尤鉅本邑貢生梁君錫珩請於中書君星炯慨然獨任一切腐材裂瓦盡撤而更之堅其物料廓其規模凡三層崇五丈二尺週十六丈八尺糜金錢百二十萬有奇是役也始於康熙辛巳越五載而落成又二十一載寔今天子建極之六年余奉簡命承乏茲土則中

書君祖孫之歿已久而適於是冬營葬余旣往弔於其廬而退觀今少司農俞公兆晟所爲君墓志銘則修閣之事載焉辛亥春會有欲新文廟之舉中書君之曾孫濬泌念是閣爲先人義舉復捐六十金丹聖之旣竣學

博榮君欲謀所以不朽者請余言勒諸石余惟古者建閣命名之意非徒備規制侈觀瞻已也蓋卽以是爲師生講學之地也自學者溺於科舉之業所讀者章句之書所務者揣摩之學而聖賢所以示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實置焉弗講蓋經學之不明久矣今此邦之士幸得博雅敦行如榮君者爲之師旣日進諸生而啟迪之矣當此之時誠能聚聖賢萬卷之書於閣上昕夕誦習相與講明切究以修實行將道德明秀之材庶其有冀乎則是閣之建所關非細而因名責實有不可以徒然者矣今夫坐擁鉅萬資不惜貫朽雖捐錙銖爲里黨

利輒有難色。又其子孫或職是以墮廢先猷者。比比皆是。間有一二樂施之輩。則又惑於浮屠果報之說。以爲福田利益計。求其如梁氏祖孫所爲。亦已鮮矣。嗟乎。是豈不足以維風勵俗哉。余旣嘉中書君祖孫倡義於前。濬泌昆季復繼述於後。而又喜榮君之樂於成人之美。因爲次第其始末。以詔後之君子。而併於紀事之餘。著其尊經實益於此邦有厚望云。中書君名星炯。字漢昭。孫錫珩。字楚白。候選郎中。曾孫濬泌。俱國學生。世爲邑聞人。後先經營法得備書焉。

南城引河記

邵之楷

寧邑連嶂疊岫依山爲城每屆夏秋積雨霖潦羣峯澍
流波激而湍悍巖間巨石飛薄而下疾如鳥逝潰瀑洶
涌響振林谷而城之東南隅適當下流之衝城趾日就
傾圯徃徃奔潰泛濫直入城內受患最劇予於雍正八
年勸率士民修葺墻垣旣訖工樓堞蔽虧屹然巨鎮旋
築石隄一帶以捍冲突日久隄漸不能支且有泛濫之
虞終非鞏固金湯歷久靡敝者也先是城東百餘步有
河道舊蹟自南至北三百餘丈溯流而北屆於永寧界
又折而西歷青龍泉又西六十里入於黃河歷年沙石
淤塞爲榛莽水失所歸宜其橫決四出而不可制

惟於東南受衝之處高築隄岸編荆固植木椿以塞其
流而挑濬舊河引水東下使趨故道此百世之利也余
亟蠲俸爲創而一時士庶相率醵金願襄其事爰爲之
請命於大府而庀工焉凡九閱月告竣是夏山水漲發
衆流抵隄下則泊然以止旋循舊河滌洄而去城闔安
堵輿情胥悅是役也購物料督工作稽簿籍謹出納皆
二三紳士之才者司其勞不假吏胥之手無滋箕歛之
擾予旣嘉士庶之義舉幸藉手以底成蹟并願後之吏
茲土者踵而修之無或廢墜則此河之利永永無極於
是乎書凡河長一百一十丈深四尺廣六丈五尺隄岸

長一丈廣一丈高八尺用木以椿計者八百荆以斤計者十有二萬役夫以工計者四千四百三十八總計費白金以兩計者四百有奇捐金者若干人例得並書

修石桐分水夾口記

張任政

余邑生齒旣繁非商賈生涯卽盡力於南畝農家之水搏至重也西北地勢汙下且濱汾河灌溉之資甚便而東南率皆高阜歲或愆暘穀卽不登所利者惟狐岐之勝水混混下注足以潤數十村之土壤耳志載宋時文潞公始開三河建石平以分派東河旣順流獨徃而中西兩河上流雖分而尙合至石橋得過環翠橋數百

始立石夾口判而爲兩一趨於北爲中河一注於西爲西河其制如夾字故曰夾口舊制中河三分西河七分歲久木石旣頽三七莫辨利歸於中貽害於西聚訟不休時關中史公蒞任廣咨博訪又得鄉先進武別駕名奮孝者相與講明區畫乃重立夾口昔以石者易以鐵昔以木者易以石中河地約四十頃分水四分西河地約六十頃分水六分兩河人皆稱平允告之上臺勒碑垂遠此明萬歷二十六年事也百餘年來夾口復壞於是兩河人僉議興修請諸邑侯宋公中河以侯君起明張君宏漢西河以楊君清鳳經紀其事而命余董之工

始於乾隆十四年季秋終於次年孟夏夾口寬狹低昂如昔水循故道史公之良法庶幾復焉凡用鐵以斤計者五百而贏石以丈計者三十有奇白金若干兩兩河計畊而出情無或吝厥成之日衆咸屬余爲記余乃述史公之舊章今邑侯宋公之纘緒願我兩河人世世守之自均平如一無煩當事之躊躇矣爰勒之貞珉俾後人知所法守云

表宋孝子廬墓記

李生棟

聞之表懿行發幽光皆司風教者分宜行之非是則爲疎爲曠庚辰秋余秉鐸是邦朝夕課諸生苟有一善獎

掖卽隨之。而尤欲砥節勵行之士。表而章之以爲邑中
勸。訪之旣久。乃得張良村故州司馬宋君者。君諱如隱。
字仲默。幼卽失怙。事母先意承志。數十年始終弗懈。愛
妾偶忤姑意。卽出之。弗顧。母病伺湯藥。夜不解衣。禱天
願代。母旣卒。水漿不入口。哀毀骨立。而殯殮俱如禮。泊
營葬畢。卽結廬墓傍。寢食其中。凡三越寒暑。晨昏仍若
定省。然嗚呼。可謂孝矣。鄉黨嘉其行。咸欲告之有司。請
旌。君固辭。至再曰。人子事親。惟恐力之不竭。以虧子道。
我供我事親之職而已。豈敢以此博聲譽哉。及老病劇。
猶屬二子勿循人言。以違我志。二子涕泣受命。至今十

餘年隱而未彰也。噫，親仕則養之以誠，親沒則盡之以敬，而終身猶不欲以一旌博後世名，此真所謂生前有懿行，歿後有幽光，非表而章之，何以慰鄉評而廣風教？爰立石於故廬之側，以昭秉鐸之分，詞之不文，所弗計也。

汾州府志卷三十二

藝文八

郡學故優行生員肯構郭公墓誌銘

錢大昕撰

三晉以孝友世其家者曰平遙郭氏五世同居門無異財縣學生肯堂肯構兩翁實董其家政每督學使者至輒旌其門以示勸士大夫翕然交稱之今春肯構公卽世將卜葬於城西十里之長寧原其從子禮實狀其行事乞余銘禮實與余同年進士肯堂公子也讀其狀質而無溢美故樂得而書公諱大址肯構其字始祖諱思忠自陝西渭南縣徙平遙之王郭村其十世孫曰三耀

生縣學生紹儀紹儀生三子長爾強爲肯堂翁之考季爾翰實生公故公於肯堂翁爲從父昆弟公少肯堂翁一歲總角時食同器卧同榻入塾同硯席旣冠同籍學宮自壯至老晨夕相依雖同產無以過也公狀貌嚴重鬚長尺餘事親孝交友信視端行直非禮不動家世同爨食指衆多而肯堂翁性曠澹事無大小悉委之公每辨色卽起諸子姓上堂問起居惟謹婚嫁喪祭必裁以禮平居服用皆取儉樸獨課子弟讀書必延名師一門羣從學業皆有師法平遙三百年來以進士起家者自公實始公之教也禮實之孫於公已親盡公撫之如已

出有過輒加箠楚公既不以屬疎引嫌家人亦帖然無少嫌也姑之子某負官錢二百緡吏逮治之急旦夕且瘦死公齎白金詣縣代輸之得釋諸姑之孫以貧告者公出資數百金俾各作生計折閱殆盡無慍色或諷公不善殖財則曰吾藉先世遺產家頗饒彼雖遠戚自吾祖視之皆外孫曾也吾敢私先人所有哉公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六月十三日卒於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春秋七十有二配高氏子男一人于京國學生女三人適國學生梁理介休縣學生范韜光國學生張應璠孫男三人豐型豐烈豐孚銘曰子壯出分俗自秦別籍

吳財始弟昆戚單服盡行路均不念厥初同一身范道
根李聖伯五世同居表史冊誰其繼之平遙郭千秋萬
載視貞石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公墓碣并銘

錢大昕

吏科掌印給事中汾陽曹君學閔一日過其同年友錢
大昕告之曰某之先人行甚高而不求聞於世旣歿四
十年士大夫數鄉之耆德宜有後者必首屈一指焉夫
無善而誣其先非孝也有善而不能彰非義也某生十
二年而孤於先人行事知之不詳惟夙所聞於先太宜
人及親故常所稱述不誣者粗識一二乞吾子一言以

志墓石給事人品修潔其文質直無虛詞乃詮次而志之曰公諱曰英字彥傑世居汾陽縣城北十里之太平村曾祖朝仕嘗遇異人授以術可暴富終不一試客請以千金受其方曰挾術而忘義豈惟害人兼將害已固弗與易簣時告其子曰吾得異術非不知可少利汝曹也然遺之以利何如遺之以正乎術竟不傳公未冠失所怙事母夫人孝爲邑諸生有聲庠序間與人交有終始重然諾倜儻好施予宗鄙賴以舉火者甚衆邑有王惠菴先生者孝子也貧而樂道獨與公善歲時常餽之粟寒則遺之布人或效公所爲王先生輒怒曰若豈彥

傑比哉。安得以所有溷我。張媼者。於母夫人爲中表姊。妹嫠老無所依。公養之終其身。張病且死。語人曰。吾受曹氏恩。無以報。天道有知。其子孫必有顯者矣。汾之士斥鹵可鹽。塞外鹽亦間有。擔以至者。例皆禁不得售。而令商轉安邑池鹽鬻於市。道險又回遠。鹽益貴。豪商倚勢凌平民。輒誣以私販罪。公稔其害。糾同志詣官白狀。請均其稅於糧。而逐商。事得行。民至今以爲便。居鄉務爲退讓。子偶與邨疇詬語。卽扶之曰。此吾鄰里。卽汝諸父行。孺子敢無禮邪。親詣疇舍謝失教。不計其曲直也。年五十有一。自尅其亡之日。病革。家人移床正寢。笑曰。

尚須數刻及期整衣冠而逝實雍正九年九月三日也
配王宜人壽陽縣儒學訓導凝道公之女奉養君姑數十載無間言後公二十歲卒子男四人長學會次學思
季學雍給事其叔子也登乾隆甲戌進士由翰林院檢討累遷今官女五人孫男六人延齡喬齡錫齡鶴齡夢
齡保齡曾孫三人守廉守拙守儉給事又言公歿後數
日見夢於給事張蓋輿馬導從甚盛到家撫諭子弟如
平時類世俗所祀神人者嗚呼幽明之理固不可測而
行道有福其常也世果有神人其必在正直而壹者矣
生不求聞死而神之此理之可信者夫給事在翰林日

逢國大慶得贈及父母

勅贈公儒林郎翰林院

檢討王宜人 贈安人葬在本村之西原以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正月二十六日銘曰西河古郡卜子所教凜然節概先民是倣亶亶曹公行善於鄉貞固隱括以矯俗涼五十未衰乘化則止匪天靳之以昌孫子幽蘭空谷其芳不言過者必式有道之阡

宋孟曹玉山救水災文

郭興讓

汾水源出管涔南經太原合涂晉諸水而流益廣抵平介間地勢平衍水不受制每夏秋汛水怒漲則漂沒田廬淹斃人畜不可勝數蓋延袤百餘里間瀕河村落靡

有寧宇。丁亥七月，霖潦連日夜，汾水衝決，沿河浸沒數
十村。而平邑南宮地村爲害尤烈。平地水深丈餘，居人
二百戶，屋宇盡圯。婦女乘木板漂泊巨津中，號呼望救。
人爭逃命，雖兄弟妻子不相保。余姻孟曹玉山、昆仲新
構大厦，地高，廠水不能浸。急具木筏，拯溺水者於家。男
女凡數百口，有奇。分處內外舍，朝夕煮粥，舖之。歷五六
日，無難色。村人舉手加額，相謂曰：「今日之患，微宋氏兄
弟活我，吾其爲魚矣。」水退，衆始稍稍引去。蓋二百戶舉
得無恙，是舉孟曹倡之，而經紀衆人之居處飲食，使各
得所者，則玉山偕弟璉與侄大鵬之力居多云。十月水

涸村人旋集故里將製屏酌德以誌不忘孟曹却之再三卒不獲村人於是走予乞言予考古傳記所載救災恤患若潘好古葉封翁輩所活不過數人或數十人而子若孫登甲科履臺鼎其食報彰彰如是今孟曹昆季拯數百人於洪濤巨浪之中而衽席之飲食之其惠澤所及視古人何如其食報於將來寧可量邪雖然使孟曹昆弟預圖食報而始爲是舉則是有所爲而爲之此心已爲利欲所障徇利之人其肯捐目前顯據之利而圖渺茫不可知之報邪惟目擊漂泊之狀耳聞號呼之聲中心惻惻如疾痛在身欲須臾緩其拯救而不能自

已而豈有所爲而爲之也哉。孟曹昆季幸推廣此心。遇災則救。見患則恤。將德施無窮。蒙休者不獨在一鄉矣。予拭目望之。

遊超山記

郭興讓

超山於吾邑最稱名勝。乙亥秋。侍家君杖履往遊焉。自城南車行三十里。皆平田廣疇。無可登眺。近東泉隱隱望之。煙樹蒼茫中。遠峯時露。始令人有谿山之想。逾五里至郭谷灘。灘際兩崖間。亂石縱橫如卵如棋。最奇者如舞人如奇鬼。卧獸不可名狀。水從石間流出。潺潺有聲。灘行數十武。綠磴東上有徑。鑿山腰間。廣可並騎。遇

險狹處須側肩行。左顧石壁百仞立。巔有林木望之若
小草狀。右臨深澗。水溶溶不可逼眎。偶一搖目。意凜然
輒欲墮下。盤折紆迴十餘里。始復下灘中。境稍平曠。神
色徐定。廻眎逕上行者。如置身峩眉天半。自是折而東。
磴益高。澗益深。崎嶇不減。前逕而懸崖怪樹。怡人心目。
登陟之艱。殆若忘之。東行半里許。崖壁如削。多宋元人
刻章。漫漶不可讀。余方攀攀其下。而山僧已軋然啟扉。
肅客矣。揖同儕扶老人拾級上憩。百福禪院。院東偏有
閣曰飛雲。清光左峙。紫蓋遙臨。疊嶂層巒。皆几席間物。
南瞰松嶺。蒼翠接天。此身殆欲飛去。因亟呼山僧前導。

觀龍泉泉卽前灘潺潺作聲者也水流齧石成澗廣不可踰通之以梁踰梁而上抵萬松嶺濤聲謾謾若與水聲上下相應和然立其巔遙望遠峰湧螺獻翠昌黎所云天宇浮修眉者彷彿遇之寺僧遙指東嶺招提境更幽邃俗所謂後寺者是也余欣然神往方欲偕同儕鼓力而前於時日西沉風颼颼響林木間遙見老人從閣上舉袂招之乃相率尋故道下還寺中已深黑不見人矣越宿而去時同遊者余友梁修六郝康侯及門人安東之郝大臨田大全也

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曹先生墓表

朱筠撰

汾陽曹君孝如生十二年而孤孤而力學有立又十年而舉於鄉又十有四年而成進士改庶吉士六年授館職又三年改官河南道御史有聲又五年晉刑科給事中又一年轉吏科掌印給事乃以其尊甫先生之遺行告於其同年友大興朱筠曰學閔不祿不及侍先君子於有所知識之時於先君子之行謬焉及少有所知識得之鄉人所稱道咸謂先君子較然有古王彥方之風然問其事十不得一二也卽問得一二亦不全學閔其何以爲人子竊思欲稍稍次第梗概以告於世恐言之不寔或誣吾先君子然及今不書又恐日久益忘失是

重學問之無以爲子也。學問謹以其所知識者告子。子爲書之以示我嗣人。筠謂如子言尊甫先生應銘法。且子已貴爲都諫官。官五品。先人之墓道當伐石以表行。於制爲稱筠。茲當爲子表先生之行於阡。無所辭。謹按先生諱曰英。字彥傑。山西汾陽人。世居郡北之太平村。曾祖諱朝仕。遇異人授術。云可立富。或以千金願得其術。嘆曰。吾術信。豈獨得千金哉。顧心不義之。故不用。亦不欲告子。以得千金却之。臨終謂子孫曰。吾授異人術。非不知可以少遺利子孫也。然何如遺若以正乎。術竟不傳。其事在明之季年。祖諱復琦。祖母靳氏。鼎革初。靳

夫人率諸子避兵於村東之羅城鎮。既定來歸。家室已空。入門坐堂中堦上。抱兒泣。俄見乳貍將子自水溝入。夫人卽止泣。撫兒曰。吾子孫有起日矣。自是家日以豐。父諱應璽。母樊氏。先生生十八年。父卒。識力絕人。自念少孤而處豐。不樹立。易敗也。於是內嚴事母夫人。外從名師。何先生者。遊。奉之至謹。以自檢束。何先生者。學甚高。性尤忼急。飲食起居。小不中節。輒訶責求去。食器有一竅駁者。輒面擲碎之。先生拱立下氣以謝。師爲感動。課之盡力。服除入縣學。爲名諸生。後師竟老於縣中。且死。先生心喪之如父。所以始終盡交於其子者。無不至。

縣有傳青主先生山之弟子王先生某孝子也貧不受
人一錢先生與之交甚歡賜之則受數十年如一日有
張媼者先生母氏之中表姊妹也老無所歸先生推母
夫人之愛養之終身卒頃曰吾死無以報曹氏恩惟祝
天祝曹氏子孫而已其厚德之感人有如此先生尤善
處人骨肉之間而其居鄉里也固讓鄉人某以過見怒
於其父父過怒鳴之官先生爲往來委折罕譬以天性
道之父子歡然卒無間長子學會與村中老農語言不
相下先生聞之怒曰若聞小雅所稱諸父諸舅微我有
咎者邪若今且得罪於鄉黨州里矣手批其頰令卽老

農謝過然後已。先生居常恂恂。遇事不可。未嘗有所畏。懾。雍正中。郡人苦鹺商之橫。而郡下地故可煎鹽。且黃河東出。套外歸化城所在。鹽舟溯流計日。集郡中。食無缺。先生先率郡人具疏。所以告於當事。且言郡民願均鹽稅於田。良便。事聞。得請。而商竟逐。郡人至今賴焉。先生生平奉母至孝。母夫人好躬自操作。先生事事無不先當其意。而母不勞。且喜甚。會疾作。母來視之。雖憊極。必強歡笑以慰母。疾革前十日。豫知死時刻。召諸子曰。吾生五十年。自問不覺有所慚惡。惟不克終養吾母。此心惓惓。若輩當畢吾志耳。令家人具衣冠。遷牀正寢。卧

其上獨置冠於胸。微笑曰：尚需數刻，少旋冠而卒。越數日，幼子學閔。夢先生駕軒張蓋，儀導甚偉，徑來至家，呼學閔撫誨如病中。嗚呼！其先生之精爽未沫者邪？先生生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八日，卒雍正九年辛亥九月三日，年五十有一。夫人王氏稱克配云。後先生二十年卒，乾隆辛巳遇

覃恩，時學閔官檢討，獲贈先

生暨夫人如其官階。子四人：學會、學思、學閔、學雍。孫六人：延齡、喬齡、錫齡、鶴齡、夢齡、保齡。曾孫三人：守廉、守拙、守儉。其詳具載於錢學士大昕所作碣銘中。筠特書先生之孝於親睦於家，任卹於鄉黨敦篤於師友，落落數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端用揭於墓道之石以告來者謹表

正汾州府名宦祠秩祀碑

孫和相

祀典之有名宦嗚呼難言之矣或數十年中羣思其功德久之而姓氏至莫之能舉或得於民不必得於上而以罪去官民雖心予之在官者未敢顯列之至若昔時撰次志書郡縣流移考之不審同名異地雜取於篇按以秩祀初無證實加之前後沿襲訛舛相承汾州府名宦祠舊在祀典廿有七人其五人宇文測西魏大統六年間行汾州事王雅後周明帝初除汾州刺史韓褒保定三年王慶大象元年而舊訛西魏曰後周至後周

三人則又一繫之晉一繫之西魏一繫之後魏典禮之地若是其茫昧乎西魏之汾州在今陝西宜川縣後周之汾州其一在今吉州卽東魏所置南汾州其一在今霍州隋開皇十八年改爲呂州而唐汾陽郡王郭子儀鎮絳州絳在汾水之陽唐時州郡無名汾陽者也此五人者未嘗官斯土然記稱有其舉之莫敢廢則以賢而祀又何慙焉刁雙北魏肅宗時拜西河太守而舊繫之晉房豹北齊河清中而舊繫之三國魏其餘前後失次寔多不可以勿正也唐汾州刺史崔宏禮史稱其短於治民又以愛利務多積見譏不宜列於祀其賢而功德

及民舊失考者北魏裴良隋李衍蕭大圓唐崔隱甫徐
堅杜希望薛從崔圓劉暹孔巢父裴向魏謩宋郭達張
賈亶金郭企忠傅慎徽許安仁烏古詵德升完顏訛
里虎明茹志道紀正張軌李善葉穆伍秀海鯉高俊張
郁浩何賢王崇慶郭鏗王正中劉坤於敖張倌孫繼
葛守禮齊宗堯白夏麻溶劉一佺劉光祚王肇生侯
君昭國朝周召南凡四十有七人或以賢良稱或以
忠義見千古之人心懷之如一日也可勿祀乎他如石
州刺史離石郡太守仍祀永寧州名宦八州縣之賢良
忠義祀於各州縣不在此數夫未祀而宜增旣祀而宜

廢且非官於斯也既祀而援莫敢廢之文以進之是官於斯亦既祀之矣稽其治行退之祀典之設要以功德爲斷觀於斯者可以悚然懼矣

治汾說 孫和相

乾隆二十六年文水縣知縣顧學海議稱縣境汾河自清源縣交界之榆林村起至田家堡永樂村平遙縣交界止縣巨六十餘里爲寧武靜樂陽曲壽陽榆次太原太谷徐溝清源交城祁縣永寧州衆水匯歸之處汾河而外尙有文峪瓦窯磁窯蒿泊五馬等河亦俱流入文邑藉汾洩水夏秋汾水泛漲其勢洶涌遷徙無定自古及今從無隄埝而田家堡以上河槽深闊水患尙少下游永樂村以下平遙汾陽一帶河槽甚淺其害爲甚沿河沙土不堅督民所築之隄又非官工可比本浮鬆單薄不足以防異漲又稱汾河遷徙靡常國朝數十年來已不知幾經更易耆老目擊者猶能歷歷言

之凡遇異漲奪溜改道之時奔騰浩瀾頃刻另自成槽寔非單薄隄堰所能防禦而汾河水隨沙壅附近悉繫帶沙之士其性鬆浮萬難挑濬且亦不堪築隄目下所有隄堰高寬不過數尺各處民力不齊原皆有名無實是無隄固難禁其泛溢有隄亦不能保其歸槽無隄而在上游四處散漫之害輕有隄而聚於下游一處衝決之害重嗣於二十七年平遙縣知縣李在田議稱縣境汾河自文水縣交界之回回堡起至介休縣交界之李世村止縣亘四十餘里自築夾版隄堰以來汾水泛漲之際急流衝決勢不能免地畝更多受害似不若廢棄隄堰聽水漫散順流卽有淹沒爲害亦輕縣境與文水縣情形相同民間向有護村隄堰似可做照文水縣沿河有種麥田者亦聽築隄防水麥收後卽行廢棄聽其漫灘民力獲免疲敝且汾河水勢洶涌沙土築隄不能堅實一經泛漲卽至衝決終歸無益不如順水之性聽其自流無庸兩岸修築夾版隄堰

汾水上自太原府之文水縣下至府屬之介休縣百餘

里間每遇夏秋水漲近河居民田廬屢被淹沒乾隆二十一年曾議於河身兩岸修築夾版隄堰因旋築旋衝遂惟於種麥之處各自築堰保護麥田歲十月起工二月竣工六月麥旣收卽聽其衝漫其後文水縣知縣顧學海平遙縣知縣李在田廢隄之議不過以汾川泛漲時單薄之隄徒敝民力無補於事而已夫黃河二漳永定子牙等河最難施治沿河亦多沙土尙可爲隄而謂汾不可隄無是理也汾自陽曲太原徐溝而下匯合衆流至此勢已盛大而汾陽孝義之東平遙之西介休之北古時往往多陂澤則地勢卑下可知後代改爲民田

聚爲村落由來已久遂忘其本澤地也考昔人棄地爲澤之意禹貢曰九澤旣陂胡朏明云陂卽隄也而川澤之隄其用各異川於兩岸築隄制其旁溢澤則環而陂之爲水門以時蓄洩川水暴至開高門受水使水得游蕩陂中以分殺其怒川平則仍閉以蓄水遇旱則開下門以溉田書傳所記壽春芍陂楚相孫叔敖作五門隋趙軌修之更開三十六門穰縣鉗盧陂漢南陽太守召信臣作六石門號六門陂山陰鏡湖會稽太守馬臻作築塘周廻三百里疏爲二門其北隄石圍二陰溝十九南隄陰溝十四此陂古法也賈讓言內黃界有澤方數

十里環之有隄太守以賦民民起廬舍其中觀此可知
廢澤爲田出於謀國者之見小利而貽大害古人瀦水
之地無尺寸不耕致百川決溢民無寧居翟方進壞汝
南鴻隙陂而郡人怨之謝靈運求會稽回踵岬嶂二湖
以爲田而太守不許近考之府境城東文湖宋時名西
河樂轉運使王沿廢爲田民不以爲便熙寧初御史劉
述請復之金大定間濱湖居民又欲涸以爲田州守傳
慎徽力爲嚴禁陂之不可廢也如此今如西河樂鄆城
泊之屬在府境汾川左右者一皆輸賦民田有川無陂
水大至則渾洪聳怒無所分殺徒恃隄制防亦非左右

各棄地數里厚爲之隄固難以禦盛漲也若倣黃河隄
工以治汾半之亦已足計豁糧地凡若干頃晦民失其
業宜規畫奠安之者凡若干戶是以一時難行不得不
爲之說謂聽水漫散之害輕而已如僅漫散害猶可測
而按之顧議中有數十年來幾經更易奔騰浩瀚頃刻
成槽之語此汾川轉徙實錄然則居民適當其衝者隨
流而下何可不預爲籌哉

狄武襄公神道碑跋

曹學閔

宋故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護國軍節度管內觀察
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河中

尹判陳州軍州事兼管內隄堰橋道勸農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七百戶食實封貳阡一百戶贈中書令兼尙書令諡武襄狄公神道碑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尙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昭文館知審官院提舉集禧觀公事上騎都尉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奉勅撰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尙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敏求奉勅書其碑額則仁宗御書賜之故碑文之上方別題御篆賜額四大字不與諸臣儕也碑文首云至和三年八月上以樞密使護國軍節度檢校太尉河

中尹天水狄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三月感疾於州未幾以薨聞考宋史本傳嘉祐中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明年二月疽發髭卒仁宗以至和三年九月辛卯改元嘉祐青之能樞密在是年八月故碑文猶稱至和也傳當云嘉祐初而云嘉祐中其卒在二年三月而云二月皆史家之失也傳稱爲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碑止書保大軍傳稱爲秦州刺史碑作秦州皆當以碑爲正儂知高他書多作智高古字蓋通用也武襄之功宋中葉以後罕有及之者而中朝文臣出死力以沮抑之雖以歐陽公劉原

父之賢猶并爲一談意欲殺之而後快不已甚乎徒使折衝禦侮之臣不得久安於朝宋之不振有自來矣

西河考 曹學閔

西河之名始見於禹貢雍州西距黑水東據大河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河在雍州之東而云西河者據堯都冀州言之猶豫州之河曰南河也河自東受降城折而南行歷龍門以至華陰幾二千里皆在冀州之西則皆得以西河目之孔傳云龍門之河在冀州西者特因經有龍門西河之文而言非謂龍門以北不得稱西河也王制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

里而遙亦舉河之大勢而言所謂西河者泛指瀕河之地非專指一處春秋之世晉爲強大西有河外與秦接壤漢書晉文公攘戎翟居於西河圖洛之間此在今延綏榆林之境左傳將爲子除館於西河注家未詳其地蓋在晉都之西是則西河之名不專屬一地明矣自三家分晉魏氏得晉西河之地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張守節正義以爲西河卽今汾州又引括地志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堰城當爲隰城之訛晉改慈氏縣爲隰城縣唐上元元年改西河縣卽今汾陽縣也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餘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

居此有卜商神祠今見在元和郡縣志云汾州西河郡
春秋時爲晉地後屬魏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爲
西河守皆謂此也又云謁泉山上有石室去地五十餘
丈頂上平地可十頃相傳以爲子夏石室又云卜商祠
在西河縣北四十里按謁泉竭泉隱泉一山而三名而
子夏石室之在此山兩書無異詞蓋汾州西距河僅二
百餘里故有西河之名曹魏黃初二年置西河郡於此
亦必因古名命之且子夏教授之石室在焉則汾州之
爲古西河審矣鄭康成注檀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云
龍門至華陰之地後人疑子夏不當居汾州以此然康

成究未實指西河所在似猶疑而未決之詞史記索隱引劉氏說稱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然元和郡縣志同州不言有子夏石室恐是附會不足信史記胡衍謂樛里子曰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正義以爲西河之外謂同華諸州也傳記稱子夏教授西河矣不云教授西河之外則以爲在同州郃陽者益難據卽曰魏都安邑去汾州爲遠然汾實在魏之封內以廣輪計之不過五六百里之間文侯果能尊師重道何患遠莫致之元和郡縣志載魏文侯墳在孝義縣西五里段干木墓在孝義縣東北二十五里前哲相傳已久

則子夏之教授於此亦何疑焉若史記匈奴傳所云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邊者似又在汾州西北蓋魏時西河郡境跨大河之西與上郡壤相接漢志秦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者卽謂河以西之地非能盡西河之域而得之也其他史傳稱西河者不一史記趙武靈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過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蓋趙之北境亦距河故亦稱西河而非魏之西河也史記韓信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而李左車謂信涉西河虜魏王此夏陽之西河非汾州之西河也漢武帝置西河郡治富昌縣在大河之西今爲塞外河套之地與汾

之西河尤遠汾陽舊志凡文涉西河者并摭入沿革擇焉不精徒啟後人之惑故辨之如此

中陽考

曹學閔

以趙之中陽爲今汾州府孝義縣地者其說始出唐
節史記正義而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因之要之皆
本於括地志也秦本紀惠文君後九年伐取趙中都西
陽正義云西陽卽中陽也在汾州隰城縣東十里趙世
家惠文王十四年與秦會中陽正義云括地志中陽故
縣在汾州隰城縣南十里漢中陽縣也寰宇記汾州六
國時屬趙趙世家云秦侵我西河中陽是也不知漢之

西河非魏以後之西河也。然則魏以後之中陽亦非周秦以前之中陽也。考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云：汾州禹貢冀州之域，在虞及周屬并州，春秋爲晉地，後屬魏，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爲西河守，謂此而不引趙世家之西河，則知其時西河已不一矣。云秦屬太原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西河郡，理富昌，則知漢之西河去汾州遠矣。云後漢徙離石，卽今石州離石縣也。按離石爲今永寧州，在府西北百六十里，亦非今汾州治也。云獻帝末荒廢，魏黃初二年乃於漢慈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是。按慈氏卽茲氏，漢志屬太原而不屬西河，則句

漢之西河郡與南部都尉塞外相接而今之汾州治實古西河而其後爲曹魏時所復置明矣又按郡縣圖志孝義縣本漢慈氏縣地曹魏移西河郡中陽縣於今理觀此可知中陽自西河郡移置慈氏而非漢之所謂中陽也云永嘉後省入隰城後魏又分隰城於靈石縣東置永安縣貞觀中改孝義因縣人郭興孝義故名志又云西河縣本漢慈氏縣曹魏於此置西河郡晉改慈氏爲隰城縣上元中改爲西河縣觀此可知隰城亦慈氏所改而非漢西河郡屬之隰成莽曰慈平亭者也然則趙之西河中陽或謂與漢之西河郡屬隰成相近則可

而括地志乃以當唐之汾州訛矣。而張氏據之以釋趙地。樂史因之以証汾州訛之訛矣。再考酈道元水經注亦兩載中陽。其一文水逕大陵縣故城西而南流。又南逕平陶縣之故城東。西逕其城內南流出郭。又南逕茲氏縣故城東爲文湖。世謂之西河文湖。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晉地道記太康地記西河有中陽縣舊縣也。按曰舊縣者永嘉後省入隰城故也。此中陽卽今汾之孝義也。其一汾水南逕大陵縣東。注云汾水於縣左迤爲鄔澤。俗謂之鄔城。許慎說文曰瀉水出西河中陽縣之西南入河。卽此水也。鄔澤是爲祈藪。卽爾雅所謂昭餘

祈矣。按顧氏方輿紀要，昭餘祈藪在祈縣東七里。祁縣在汾州府東北百里，而瀉水所出之中陽，又在祁縣之西。其距孝義縣在汾州府南三十里者，遠甚。此中陽當爲漢西河郡屬，而史記所謂趙地者是也。要之汾之西北，鄆城離石，在春秋時多近趙地，而自汾以南，其爲魏之西河地無疑。夫釋地者，當知西河有二，中陽亦有二，卽隰城亦有一，卽不得強據史記中陽以附會今之孝義爲趙地矣。

參軍廳壁記

毛麟

乾隆十有五年庚午，余始至茲署，廳事後所謂一堂者，

欹斜四楹東西廡共四間其後爲棚者一僅容爐竈周旋四顧無可以安家室者有老役立於側詢之則云此地舊嘗有樓久頽已無遺蹟署前小屋四楹北嚮曰花廳腐黑撓折望之危不敢進北方少薪用石炭謂之煤火盡而質留積於隙地余先使負煤入城空驅之歸者酌與之錢取其積以去將及一月地始平明年太守鶴村李公念茲署不修外無儀形內無以託處命州縣分助之費遂於夏末構屋四楹以居東廡四間西廡一間補其垣之缺者季秋功竣費白金近三百得於助者半南來妻孥始可依棲越十年庚辰夏連雨七晝夜而花

廳全傾倒在地。署故有關聖廟，偏在儀門左。因并馬祖廟俱移建，別爲一院。廳事後之東廡，則展以爲客至設坐之所。門亦得如制。寬拓工起七月中旬，畢九月中旬。費又三百。越五年甲申秋，立亭陳侯來尹汾陽過余，顧二堂作欹狀，戲謂余曰：「此巖牆比也。」太守月峯張公亦每言及此，遂以明年季夏撤二堂及西廡，盡更之以新。費近四百。蓋竭蹶從事，而得於陳侯所助者百有五十。先是庚辰之役，署前取土得水甃井一。今去井稍遠，增茨馬棚三間，儀門西增設牌樓以表門。凡坳缺漫漶次第修整，赤白之。茲署於是稱完好。計余之至，忽忽十六

載矣。憶自少時讀左氏春秋，其言叔孫婁也曰：「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未嘗不忻慕其事。」況余以無能，宜久安下職，而又賴上官暨同寅之以其不敢妄自菲薄也，畫及其居處，豈非幸與？豈非幸與？故總其顛末，用書之屋壁。

重修護城石隄記

丁宗懋

臨城東距湫河，湫水經大小連枝山北，與榆林諸溝匯激而西射，以與城嚙。築隄所以護城也。自前明嘉靖兵備副使趙公度地河壩，伐石爲堰，後之繼斯役者屢修屢圯。歲以有事，迄明之季，兵燹相仍，而當年遺蹟遂與

山埤麗譙盡付馮夸矣。越雍正壬子，水暴至，延及城內。居民蕩析，時請於覺羅石大中丞得報可，發公款三千，築而新之。從東門而南，延袤百三十丈，則茲之石隄是也。昔爲荒墟，今列廛市，依斯隄以宅爾宅者，且三十年。亡何歲月寢深，根埤剝落，縫裂罅穿，難與持久。其迤北一帶，水勢益蹙，近時郡伯張公曾加補苴，疊亂石而糝以灰沙，亦隨漉漫，不可復識。壬午春，予令茲土，竊以爲欲衛民，莫先完城；欲完城，莫先急修隄。顧未信而勞弗敢也。其明年，遂與邑之紳士里老謀，謀僉同，不以予爲劣而任之。量力捐輸，匪徵而集，則費省於前也。羣力趨

赴必值乃傭則人不滋累也方春經始徂秋告竣庀石
蟠基惟深且固編縫則綴以鉄錠層累則貫以鉄管蓋
歷稽前代興廢之跡而底法加密焉隄旣成或曰水之
爲城患者以不由東山崖下故道行耳宜築以引之
或又曰城以北舊爲趙家崖崖踣而水乃直薄城下宜
墩於崖以捍之顧予觀湫水漲溢奔沙徙岸木石俱下
鑿未息肩淤不旋踵若趙家崖踣其上游適抵最衝挾
甃石之功以禦撼山之勢是螳臂而當車也何足與洪
濤爭怒哉因扼隄之中權更爲築臺狀如堰月與隄相
抱以避趙家崖之衝也水勢至此得稍停泊又若廻旣

汾州府志 卷三十一 三
倒之狂瀾以漳而東之者登臺南望則石大中丞之遺
澤新焉其北則今所增築直繞城隅而止枕殘堞駕長
虹晨炊宿靄空翠霏濛此湫川煙雨之所以稱勝概也
竊於斯臺有取云故並及之

學宮開路記

丁宗懋

聖人之道若大路然以極高明則壅蔽者務去焉以致
廣大則窒礙者必通焉要在識其所從入毋惑於他岐
而已學宮前臨大街廣不盈數武南向廬舍參差規模
湫隘跬步間未嘗不歎面牆也其窒礙壅蔽也孰甚癸
未冬予亟與諸紳士約捐置李姓常姓宅若干間撤而

去之既復購楊姓牛姓宅各一區惟牛姓宅之在西偏者留爲縣尉廨餘亦撤而去之自是疊嶂層巒軒豁呈露攬秀挹青令人意境俱遠矣學者觀於此誠知擴充聞見開拓心胸而從始入以馴至於高明廣大之域斯所謂能由是路者乎予方擬構先師牌樓以崇觀瞻引牛澗水作外泮池尋以有事於城工未遑就緒爲紀其廣長丈尺以俟君子時乾隆己丑天中節也

臨縣修城碑記 丁宗懋

皇上御宇之三十年詔天下有司相視城垣圯者修之殘缺者補之毋習故常徒侈靡費毋事苟簡徒飾外觀

黜浮崇實以爲一勞永逸計。維時彰大中丞秉節方新銳意率作。晉省之以城工請者。凡十有八州縣。而臨與焉。臨之城完舊之功半。新建之功亦半。先是估費盈數萬。乃省之又省。約二萬六千有奇。而工在萬兩以上者。例得委員分修。因卽其段落析而爲三。自東南隅至於西。屬汾陽令朱濬任之。自東北隅至於西。屬孝義令王椿任之。其正東一面。俾宗懋董其成焉。以丙戌暮春筮吉從事。明年丁亥九月甲午。牘告成。夫興大作。集大衆。古聖人常慎用之。春秋凡城必書。重勞民也。詩稱寔墉寔壑。而以韓城之溥。歸美於燕師所完。則承平所事矣。

其時暇故其力豫民雖勞又烏可以已乎我國家世
際承平內寧外謐斯民之暇且豫也固宜乃猶重其勞
之也用民之力卽以軫民之艱費惟取諸公帑役不煩
於鼓鑿門無鷄犬之驚野有耕鑿之樂年穀順成人罔
弗給百工輻輳市肆帖然豈非興事集衆用之自有其
道哉是役也以備不虞而資捍禦也抑所以壯太平之
觀瞻也宗懋雖不敏敢敬述以仰承 天子之休命

黃櫨嶺候館闢路記

朱濬

汾陽古茲氏也羣山亘其右汾川行其左而黃櫨嶺爲
西山之隘口東魏武定中齊獻武山北道度赤磻嶺斛

律金爲南道軍司則繇黃櫨嶺出與之會前代嘗置關嶺上憑高爲固循山峽而東則金鎖關亦曰向陽關元天歷初令汾州之向陽關穿塹壘石是也東於峽曾不容軌峽之南取徑亦西達黃櫨乾隆丙戌秋城臨縣余分與其役明年秋事竣凡募工匠踰三百里乃抵臨余念未傳功不計傭值則工匠苦途遠因令一往一來卽鑿治道路不虛其在途之日東起黃櫨之東二十里西越嶺行永寧州境又三十里許曩者崎嶇嶮陁至是始可通車無阻當嶺之隘舊有廟曰石雲菴去居民遼闊東西行仰空循磴力疲喘息不能定乃躋乎是況大吏

以歲時行部。歷險僻。度雲霄。誠不可無在疆候館。茲廡南嚮。四楹。東西廡暨廚竈備。門亦四楹。兩旁爲茶亭。蓋余於城臨工竣之月。歸而創建焉。然山高風勁。阪陲。敲危房舍。道路均成之。甚難而廢壞也。易都數歲中。便官之日。暫便民之日久。倘蒞斯邑者。恒治之於未廢。修之於未壞。其暫者屬在典文。久者尤施政大經也。用識歲月。以俟後之君子。

永安鎮候館記

朱濬

縣令畫地而理。有城池。民人社稷。如古諸侯然。上屬於府。又上之。則監司大吏。汾陽雖倚郭縣。而其北卽與太

原之文水鄰大吏以時省疆土觀民風由太原而來過文水屈汾陽北境首及永安鎮疆之寓望宜於是乎在乾隆己卯知縣馮兆麟因舊義倉地爲公廨凡四楹左右廡各三間余以丙戌來茲邑見庠舍址隘且敝側漫漶倉卒除門戒候仍假民居待公用顧未能卽展新之戊子秋仲乃購其旁地增北庠二間小房一間東三間畫分兩院前構四間在西照牆一左側樹碑一禁胥役毋藉備公館名擾里民稽之周官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永安距縣治三十里禮堂設路室而地

寔入疆之首。候館修除。在疆事也。可云非官守責歟。因書以志諸石。

晉邑令賈公墓碑記

王謀文

公諱渾。晉太安二年。爲介邑令。時劉淵起離石。遣其將喬晞攻陷之。公抗節不屈。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苟求生以事賊。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將殺之。尹菰曰。盍舍諸。以勸事君。晞不聽。遂遇害。夫人宗氏年二十餘。晞艷其色。夫人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晞又殺之。淵聞而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豈有後乎。追晞還。收公夫婦屍而合葬焉。

沙州府志卷三十一
祭之以禮。嗚呼！忠烈之感人如是。夫典午當八王爭國之日，外患迭起，五嶽三塗並皆淪陷。其間分符郡邑，開門延欸者，所在多有。而公屹然孤城，與之存亡，恨血殷紅，偕其伉儷，是已足不朽於天壤。寧獨介邑也乎哉？雖然，介固公土也，守於斯，殉於斯，其隆然而若斧者，蓋忠魂貞魄之所棲也。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介之人無忘焉。余既拜公於墓下，爽然興感，因次其事而勒諸石。

張良村增堡修廟記

王謀文

張良村爲介邑東南巨鎮，聚廬而處者幾數千指，環四隅以爲堡，門墉雉堞而捍而衛，因擇其地之爽塏者，以

爲春秋所報之所則廟祀興焉。廟在堡外坤隅祀晉邑令賈侯。當侯之令介也。值喬暉之難。侯與夫人身殉之。葬於城南。城南之人感激於忠節之氣。就其墓所而作之棟宇。陬日笙吉吹笙設燔。婆娑而饗之。固以爲神之所棲。錫福於民者近也。村之於墓遠矣。乃亦作廟以祀之。而且以命社。且以報功。若詩之歌良耜焉者。是豈侯之靈。卽足以當勾龍后稷之所司歟。聞諸祀典。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侯之與城存亡生而勤勞著於介。死而呵護被於介。則夫祀於城南祀於是村。其又奚擇。況精英所達寔足以感風雲而動雷雨哉。廟

之建不詳所始。按碑記修於順治年。又修於乾隆初年。歲月既久。傾圯隨之。村人議用補葺。而復慮乏財之難於藉手也。適一時有增堡之舉。堡本缺西南。形如曲尺。外向而廟址故當其缺。爰於版築所屆。傍廟址而折旋之。使堡外勸植之地。易爲堡內。舍基計二十餘畝。以俟卜宅於斯者。卽其價爲修廟之費。廟工與堡工並起。閱二載告成。自正殿及旁殿。皆重葺。加獻亭。樂樓。鐘鼓樓。若干楹。巍然煥然。望之鬱鬱蔥蔥。蓋廟與堡始稱壯觀矣。至廟名龍天。無可據意。斯民仰之如天。而以龍爲陰雨所由施也。然則介民之有望於陰雨。從可知也。

春秋致祭文潞公祀堂碑記

王謀文

有宋潞國文公以太師致仕居洛年九十二薨葬於河南之登封縣而公介人也子孫之在介者緣水木之義建祠於縣治之北關有堂有廡有几有筵爲穆爲昭以烝以禴至於今而子孫則稍微矣

皇帝御極之三

十有三年謀文來宰是邑慨日肅衣冠謁祠下其子孫暨鄉人於是乎觀禮乃合辭而進曰文氏之有是祠也不載祀典而公之勲業功名沿及千年後嗣漸替誠慮犧牲之不共駿奔之不恪將無以妥先靈而貽典禮之缺計唯請於官而官爲之祭庶幾永永不朽余曰然凡

祀典有二祠於功德所以勸忠也祠於子孫所以廣孝也禮以義起事以時增則就廣孝者而移以勸忠亦兩合之說也爰於次年九月稽史傳繙譜牒具文申請撫憲鄂藩憲朱皆曰可卽據陽曲縣致祭狄梁公之例準於本縣繁費項下春秋支銀四兩以祭永爲令典蓋公之祀祠今其真不朽已乎顧予竊謂公與梁公其功勲等而福澤寔有過焉者當天后革命之日李氏不祀如綫梁公委蛇周旋卒復唐祚而公於仁宗違豫時京師業業獨賴公持重繼而調護兩宮俾之孝慈無間古大臣善處骨肉以爲宗社計洵有然者乃梁公以後事

屬五王。虞淵反日。卒不親見其功之成。公則逮事四朝。
優游致仕。領袖耆英。寵光奕世。是梁公之所不能及。而
今於祀事。婉而同之。卽公其奚讓焉。余旣喜其事之得
所請。而且冀文氏子孫之遵守之。因勒諸石。復作歌以
祀公。歌曰。繇之山兮幽幽。公之出兮駕雲虬。勝之水兮
差差。公之來兮悠然。以思翳公居洛兮。領袖耆英。元老宿
德兮。信史是徵。唯故國兮。衍雲祚。昭事不忒兮。是禋是
烝。爲公作廟兮。神式憑。雕甍起兮。華榱承。粵祀典之不
彰兮。慮及奕世。官爲理兮。長使勿替。明粢盛兮。肥牲麗
春秋。執事兮。視唐文惠。几筵重飭兮。廟貌鮮。管蕭四達

今年又年。國典旣渥兮祖德以宣。吹簫擊鼓兮彈神絃。芬芬苾苾兮通後先。縣之山兮勝之水。碧嶂層層兮白石齒齒。唯公功德兮與之比。廟無圯兮碑無毀。告子孫兮昭萬禩。

長庚橋碑記

鄧必安

縣有城。城有池。池有橋。此通制也。獨邑西池之長庚橋。藉郭門外之堰爲保護。其修防有不得不詳其本末者。自郭門而西盡高原。遇大雨則西原數里之水。歷西關而東注於西池。甚且爲城害。舊於郭門外橫築堰一道。而又直北濬溝。障水北流。不使入關。迨歲久堰廢溝平。

無事日亦覺坦途可安茲戊子夏大雨連旬復丁水害
暨水去橋傾城門之軌驅遇池塹橋安得不修第橋成
而堰廢如故非若修橋之難緩須臾也適余承乏茲邑
閱視之下詢悉西城內外爲宣化坊再西爲城西廂築
堰則專屬西廂地方承辦因墮廢日久修築滋難乃勸
令宣化坊助築四分之一於是堰亦成而橋可無患矣
且申明其舊規俾西廂百姓仍專任築堰之責外宣化
坊仍專司修橋之役餘役俱免事竣勒石以昭法守焉

西河考

王竣功

西河之名見於禹貢而史家之記載爲特詳後人第弗

深考耳。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又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蓋主冀而言。河在西。故謂之西河。然但據河言之。非以名其地也。戰國之時。魏有西河之地。而逼近於秦。其在河以東者。則趙魏二國之分境也。故史記胡衍曰：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趙世家主父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魏翟璜曰：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由是觀之。則二國固各以西河名其地矣。然亦但據河以爲名。而實非有分地也。漢氏以來。始建西河郡。領三十六縣。其在河之東者。美稷、中陽、平周、蘭、離石、隰城、臨水、土軍八邑而已。其餘二十八縣皆在河西。而

郡治建焉。則此八邑之在西河。如今河北三府之隸河南耳。永和五年始徙郡治於河東之離石。至司馬晉建西河國。統離石。隰城中陽介休四縣。後代因之。始異於古矣。故嘗論之。禹貢之西河。因地以名。河卽因河以紀地。至戰國時。則遂以河名其地矣。漢之西河。跨河而置郡。卽據河爲郡名。至晉宋後。則但沿其郡之名。而幾失其地之實矣。今不覈其源流。而直以晉宋後之西河當漢郡。遂專以今之汾郡爲西河。豈不誤哉。

寧鄉縣修城臺樓堞記

知寧鄉縣朱懋炳撰

寧鄉故趙之中陽也。漢置縣屬西河郡。曹魏徙中陽於

茲氏南而地併入離石後人遂以縣之設起宇文周忘其漢以前之舊矣當秦趙之際秦盡得魏河西趙離石中陽直逼秦屢爲所拔輒力復之所以爲太原之外蔽迨宋扞西夏縣西接黃河設伏落津寨而城之建乃自明景泰元年始後因韃靼部內侵樓堞敵臺漸具既而又增高厚甃之我朝順治六年修城之西南尋修東南及樓距今且百年戊子冬檄下縣修繕城垣余周行審視女牆之缺者水槽之損壞者臺樓之頽圯朽腐者宜以次就治肇工已丑孟秋至今年閏月工竣東城南城凡爲樓二城中央樓一巍然肅瞻觀焉暨女牆水槽

亦整之咸完好按諸水經河水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
土軍縣西漢中陽故城邈不可考今城西倚鳳山東南
臨澗其澗導源可寒堆逕寧鄉關南來循城而北卽李
言甫元和郡縣圖志所謂寧鄉水者也國家承平百
餘年民見山之峙水之流昔時逼近邊陲今則延縣以
往萬里未極官與民幾若相忘於墉堡於是謂守土之
吏爲民重且大者在詩書禮教不在城郭詎曰不然然
而施政次第城墉臺堞之修嘗不敢以爲後茲之役都
之費白金八百余首捐俸爲之倡縣薦紳齊志急公義
不煩請帑而事舉余旣樂觀成績更有感於諸君子能

曉然通達大義斯正詩書禮教之澤之涵濡甚深而爲盛世太平之民如是其可觀也是宜有記兼與茲役者之姓名書之碑陰用告夫後之人

奉政大夫例授朝議大夫奉天府府丞提督學政西

園呂公墓誌銘

魏定國

乾隆十二年丁卯夏六月年友盛京少尹呂公卒於里第予未能赴奠也孤子審韶將以己巳三月葬公於本里祖塋乃走千里來京師持狀踵門謁予銘墓予與公自丙戌締交都下稱莫逆後公筮仕爲西江弋陽令又隣郡也未一歲循聲大起耳公名甚悉嗣是數歷中外

未竟厥施而公歿矣予忝知公其何辭按狀公姓呂氏諱文櫻字果初西園其別字也世本勝朝望族明季雲擾全晉無寧居考

封奉政大夫謹躬公避地於汾陽之劉村時先業如洗而奉母甘旨無缺與諸昆合處無間言鄉人以孝友稱之子四人公其長也幼英特尤齡出就外傳卽晨夕耽吟誦學日進旣遊庠名籍籍諸生間康熙丙戌成進士需次選曹因出遊直省所至守宰咸虛中請質因得遍悉諸方人情土俗及政治得失之故丙申抵弋陽任吏治已嫻習矣弋爲江右疲邑地瘠民貧劣衿土豪競事把持刁民效尤逋欠日積公念

爲政首在鋤強甫蒞政卽計取市曹中所云金剛者數人窮治之咸伏辜又知其徒衆皆市僧小有才貰其罪而嚴飭之令在官造冊自贖江右自經兵燹舊冊俱燬吏胥奸弊百出暨冊成其得民欠清數而逋賦可徵矣弋遠鄉名邵家坂者習尙尤頑梗公乘不意向夕出城秉炬行萬山中黎明達彼所集衆反覆曉諭衆大悟呼曰公無言我曹皆良民向未識大義耳因檢其歷年完逋之數第其賞朴自此不復梗化先是公嘗葺陳謝二公祠乃卽祠設書院延師擇士之秀者肄業其中又設蒙館於署右擇諸生之有誼行者爲師凡民間子弟

許入館貧者給衣食月立限期親往稽其勤惰第其優劣一時人士翕然又念弋邑科目寥寥賓興之歲起送有禮行李有資諸生咸踴躍趨赴有獲雋者又慮去任後其事或廢因捐俸置田每年得租二百餘石以爲資編入邑志令學師協同耆儒經理至弋人健訟譸張爲幻凡戶婚田土及命盜諸案構控累年不結公總以得情爲主一訊之後訟端永杜弋人多傳爲美談不能縷述適故相白公來撫江右稔公政績深器之會入爲大司馬力薦公得附列行取去任時弋民勒石紀遺愛是年七月爲謹躬公八袞大壽公適抵家稱祝里人榮之

抵京少司農張清恪公舉爲監督會

世宗在雍邸

奉

聖祖命至通查倉詢以新舊米石及終年出納

細數公心識口陳條分縷析

世宗顧而異之

登極後卽授戶部浙江司員外郎

命與倉場侍郎

李公英貴等監修京通諸倉節省帑金六萬餘兩議敘
加一級雍正元年四月陞禮部儀制司郎中仍協辦倉
場事務十月奉命提督山東學政公念學政一官

爲朝廷養育人材厥任綦重歷試六郡精心校閱獎絕
風清今相國海寧陳公時撫山左有秉公校士生童咸
悅之奏旋奉溫綸獎勵公仰圖報稱益厲冰操乃

科試未終，遭謹躬公變。公慟不欲生，銜哀罔極。服闋授湖廣道監察御史，監已酉科文武順天鄉試。武科有齊生者，以未中的，不得終試。公破格收之，竟得捷。庚戌以武殿試第一人，魁天下。人咸以此奇公。識尋陞通政司右叅議。九年，督修郭莽爾格隆二寺，不踰年報竣。改授奉天府府丞，專司學政。公念陪京重地，加意振飭。於奉錦二府各建考棚，復量治學田，試期給飲食，以遽請增學額殊失。上意降旨切責，尋議上鐫一級。公遂歸。時甲寅歲也。乾隆元年，蒙特旨召見，尋告歸。前公遊宦時，已奉謹躬公自劉村遷鴻士所遺果園，推

從兄斗瞻居之。至是就所居隙地藝花竹。構小室有終焉之志。暇日與二三親故結耆老社。每集或清談或野步。或敲棋覓句。必竟日歡讌。以爲常。家居閱十四載。足跡不履城市。竿牘不一至公門。郡守張公嘗贈聯云。聲華高栢府。雅望重西河。邑宰沈公亦贈詩有句云。岳陽酒市人同伍。渭水漁家品一流。其高風可想也。公內行修飭。少事兩尊人。先意承志。無所忤。休歸建宗祠。棖題楹桷。胥循制。祠成奉祖父母。父母兩世主入祠。春秋集子姓入祀。惟虔諸季久分居。朝夕恒過從。無間於諸子。皆視之如子。與人交始終如一。同官黃某故人子馬某

值窮途咸解橐以濟其困今猶嘖嘖人口丙寅孟秋朔
爲公七十懸弧之辰親隣致祝顏其堂曰善氣怡人共
歡呼永日而去謂自是而耄耄期頤鄉人之所以壽公
者將更十年而一進固綿綿而未有已也孰意其遽止
於是哉公歿於乾隆丁卯距生於康熙丁巳得壽七十
有一恭遇 世宗憲皇帝登極 覃恩 誥授

奉政大夫以少尹降一級例授朝議大夫元配賈氏同
邑國學生諱三德公女 誥封宜人例封恭人歿於

乾隆戊辰距生於康熙辛酉得壽六十有八側室于氏
歿於乾隆乙丑距生於康熙丙寅得壽六十王氏張氏

子二人長審韶雍正壬子科舉人揀選知縣于氏出娶
同邑魏氏繼娶同邑樊氏次審信張氏出聘同邑宋氏
女三人長適同邑國學生賈生璵次適同邑候補州同
宋國珪次適介邑國學生范清灋銘曰卜子西河有石
室淨心寺故潞公宅彼汾一曲六三德代有名流蔚史
冊帝顧西江土多瘠安得民生有起色我公蒞政
翕以闢谿山遠所羣情帖懋績升聞畀京秩天庾政
深擘畫山左人文喜矜式陪京更溥詩書澤諸生宜且
遵成額遽請恩施疑汲汲帝念老成姑薄斥宣室
有問將前席賢人竟值龍蛇厄彼蒼者天難致詰彌望

青青原上栢蕭瑟悲風吹白日

平江府志卷三十一

